

# 五一村的老梅书记

周二中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身边的老党员”征文选登

江苏省常州市横山桥镇五一村原党委书记梅鹤康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名人。2020年上半年，我受有关部门委托，要收集一些梅鹤康先生的资料，为此，我走进了梅鹤康以及他一辈子为之打拼的那个世界——

### 他成了不拿工资的村党委书记

梅鹤康曾是常州有名的江南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企业位于生他养他的五一村。

1995年梅鹤康入党，党员的身份让他感到肩上多了一份责任。1997年，45岁的梅鹤康当选为五一村党委书记。从此，人们开始叫他梅书记、老梅书记。在当选的会上，梅鹤康就明确了今后五一村的发展思路：工业立村、集体强村、三产兴村，还提出从此不拿村里一分钱的工资。

后来20多年的事实证明，梅鹤康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不拿村里的工资，甚至还做起了“赔本买卖”，当村里要进行大的建设时，村集体经济又遇到暂时困难，梅鹤康反而从他的公司支出来，帮村里一把。

五一村的一些老党员说，当年闹革命时，井冈山一带的老百姓这样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我们的梅书记，现在也是自带干粮搞工作的。敬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 向粪坑宣战

要想富，先修路，其实，不单单是想富要修路，要改善村民生活，提升百姓的获得感，修路是首选。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路两边的粪坑与自留地问题就是五一村修路遇到的大难题。

在当时的五一村，村民家家户都在门前屋后留着一小块地，种菜、养猪，一者用来改善生活，二来是积蓄肥料。

为了积肥，村民又在菜园边上挖坑，泼人畜粪便，当作有机肥。于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粪坑遍布于村路旁、屋舍边。当然，还有那些自留地、鸡鸭棚、破旧房等。

梅鹤康首先在村委班子中统一了意见，即要对老村庄进行彻底改造，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对村庄进行统一规划，狭窄的路要加宽，断头路要打通，那些弯弯曲曲的路要调直。

要修村路了，要平粪坑了，要收自留地了，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村。

在村委的一次任务分析会议上，有的人有畏难情绪，说这粪坑的事祖祖辈辈都有了，粪坑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村干部能说清除就清除吗？

梅鹤康说，凡是阻碍我们五一村发展的东西，不管它存在了多少年，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就得退出，不退出，我们也要将它礼送出去。在填粪坑这个问题上，梅鹤康将困难最大、最难说话的“钉子户”搅到自己身上带头做工作。一个多月跑下来，梅鹤康人瘦了一圈，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村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哪怕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人都说，“梅书记不拿村里一分钱，他这样做，都是为了咱们五一村好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拖后腿呢！”

2001—2002年，在老村庄改造中，五一村拆除破旧房超过千间，铲除粪坑几百个，通过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实施村庄绿化工程，五一村提升了对外的形象。

路通了，村民出行便捷了，五一村也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 他成了哑巴书记

早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梅鹤康就隐隐感觉自己咽喉部不太舒服，他没有把这个毛病当回事。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太忙了，根本就脱不开身去做检查。

到了2015年，他发现情况还没有好转，甚至越来越差。在随后的体检中，他被确诊了咽喉癌。

他还不当回事，但家里人急坏了，事不宜迟，家人马上联系了上海华山医院，一生很少进医院的梅书记，这回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手术时间长达8个小时，梅鹤康的声带、食管和一部分胃被切除。

梅鹤康曾经是一个快言快语，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人，如今声带没了，他成了哑巴。一时间，这是梅鹤康最难以接受的事实。

当年6月，五一村遭遇特大暴雨，手术后的梅鹤康还躺在病床上，他通过手机发短信，远程指导村里的抗洪抢险工作。

五一村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每一处房屋，就像他手上的指纹一样，他太熟悉了。下雨了，哪一条河流可能会涨水，哪一条道路可能会被淹，他心里十分清楚。他通过短信不断提醒村干部，哪里可能有险情，哪里要特别注意防范。

7、8月，正值五一村“美丽乡村”创建收官的关键时期，他出院回家了，坚持每日查看工地，三天一个会

议，督查工程进度，问询工程质量。此时，他随身携带一块巴掌大的液晶手写板。

在老梅书记以前的办公室里，五一村党委副书记徐洁找出了很多老梅书记生前用过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样的写字板。

徐洁饱含深情地说，这些都是他用过的，也都是用坏了的，有四五块之多。我仔细翻看着每一块伤痕累累的写字板，似乎看到了老梅书记正挥动着右手，在上面哒哒哒的飞快地写字。徐洁说，有时候他一急，就拿起写字板不停地敲打桌面，叭叭地响。

一个手机、一块液晶手写板，成了老梅书记每天出行的标配。时间一长，他的一些老伙计们就和他开起了玩笑：“当年叱咤风云一言九鼎的梅鹤康大老板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哑巴’了呢？”

听到这儿，梅鹤康也乐了。他拿出写字板，嗒嗒嗒地写上面写：“共产党员靠干不靠说，咱五一村的幸福是干出来的！”此言一出，引来一阵叫好声。

2019年8月，老梅书记因病住院，在手术病房里也不忘在村干部工作群里发信息，“村民喝水是头等大事，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迫在眉睫！”8月10日，台风“利奇马”登陆，常州境内突降大雨。因为地势原因，五一村的防汛任务很重，老梅书记时时刻刻关切台风动向和村庄受灾情况。

“现在还下下雨？”“一定要做好防台风应急措施！”病床上的老梅书记还不忘村里的事情。

8月25日，一个大雨之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老梅书记永远的歇下来，生命定格在68岁。

他走得很匆忙，对个人的事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常州，雨一直在下，那一夜，大雨落在了五一村人的心中……

（作者系民进江苏省常州市委会组宣处处长）

## 社会新思考

### 我看公众场所控烟

广西医生 罗志华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全国多地立法控烟已经实施多年，但控烟成效不容乐观，有的地方室内公共场所控烟甚至“形同虚设”，沦为一张空文。（5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

我本人不吸烟，并且对被动吸烟很敏感，对于公共场所控烟不力的感触很深。我们一家人在外就餐时，都十分反感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有时想出面劝阻，但又担心闹出矛盾，因此只好忍气吞声，或责备餐馆老板和服务员不出面干涉。心想，下次“用脚投票”，不到吸烟多的餐馆就餐。可渐渐发现，除非我们不出外就餐，否则就难免要吸二手烟。

在广西桂林市政府组织的一次建言献策会上，我提出“强化公共场所控烟执法”建议。这个在现场就得到了答复。由于本市没有就此立法，而国家执行的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自治区也按照该《条例》出台了法规，内容基本一致。在该《条例》及实施细则上，有关控烟的内容只有几句话，而没有执法处罚等内容，毫无约束力可言。因此，在本市，强化公共场所控烟执法于法无据。

这次经历后我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才发现，在我所在的城市，个人在公共场所公开吸烟并不明显违法。

假如我出面劝阻，别人听，是觉悟高，不听，也没办法。哪怕对方坐在我面前故意吞云吐雾，我劝阻的底气也不充分，假如因劝阻吸烟导致冲突，我不仅不在理，而且说我“多管闲事”也不为过。想明白这一点后，我觉得很沮丧。

后来我接待了一位深圳来的朋友，他看到同一家餐馆里多处出现的吸烟行为，感到很震惊，并告诉我，假如在深圳，这些吸烟者和餐馆老板，都要受到严厉处罚。但当我告诉他，在本市，个人劝阻吸烟十分不妥时，这位朋友沉默了良久。这位朋友到过很多城市，不同城市对待公共场所吸烟的差别十分明显，他对此也感到很不适应。

我们不可能每到一个城市，就去学习当地有关控烟的法规。因此，不同城市之间应对控烟的差异会让民众在看待公共场所吸烟行为时，感到无所适从，而在控烟不力的地方养成的习惯和形成的观念，被带到严格控烟的城市之后，也会影响当地的控烟效果。

与其让各地自行立法，不如推出全国性的控烟法规。部分城市在控烟立法方面先行一步，已为国家层面控烟立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蓝本，将地方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方能下好控烟全国一盘棋。

## 道路更名少冲动 历史底蕴不能丢

徐林生

5月24日，江苏建湖县民政局发布“关于县城区部分道路命名、更名的公告”。公告称，拟将主干道湖中路与秀秀路对调路名，即将湖中路更名为秀秀路，将秀秀路更名为湖中路。公告发布后，引发争议。

关于更名理由，上述公告称，作为城区主干道，秀秀路从东湖、西湖组成的“双湖公园”中间穿过，成为县城中枢线，命名为湖中更为合适。湖中路与秀秀路同属南北走向主干道，将其更名为秀秀路，也不失对历史名人陆秀夫的尊重。

不过，诸多网友认为，上述两条道路相隔不到一公里，均处在城区繁华地段，沿街机关单位、商场那么多，群众早已习惯了现在的名称，改了路名让人很不习惯。而且，改名后要与各大导航软件对接，又要更换路牌、门牌，将增加行政成本。因此，将湖中路与秀秀路对调，给市民带来不便，又浪费金钱，多此一举。对此，建湖县有关部门表示，现在是征求意见阶段，将把收集到的各种意见，上报给县政府。

城市道路更名引起争议，并非个案。大约三年前，湖北恩施一口气拟命名、更名60条道路，被市民吐槽“不好记、会绕晕、瞎折腾”；安徽宣城拟更名四条入城主干道名字，被批评“欠缺文化内涵、切断历史记忆”；2015年4月，郑州市将历史悠久的“祭(zha)城路”更名为“平安大道”时，还

被5名市民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恢复原路名，引起广泛关注。

一些城市之所以提出对部分道路更名，或认为原名“不合时宜”，或觉得不够“高大上”，或以为“名不符实”，将其更名是与时俱进，可以更好地宣传城市理念、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这或许是某些城市热衷更换路名的“原动力”。

问题在于，每一条道路的名字，不是若干汉字的简单组合，而是留有时代痕迹，流淌地方人文血脉，倾注市民情感，蕴含丰富的文化元素，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说，记住一条道路的名字，就是在无形中记住了城市的一段历史。正像秀秀路，原本是为了纪念建湖县历史名人陆秀夫而命名，如今从“双湖公园”中间而过，保留其名字不变，不是建湖城市建设沧桑巨变的最好见证吗？

由此看来，轻率更名一条有历史意义的城市道路名称，不仅徒耗资源、给各方带来不便，还可能丧失原本的历史文化底蕴、漠视市民情感、割断城市发展文脉，务必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出台措施，对城市道路更名做出更为严格的限制，以抑制道路更名冲动，避免被“政绩工程”等干扰，以便让更多路名承载文脉，让市民记住乡愁，让道路记住历史。

## 抗震救灾 政协在行动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茜茜 杨春祥

5月21日晚21时许，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漾濞县发生6.4级地震，并伴随多次余震，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地震发生后，大理州、漾濞县两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闻令而动，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灾，全力协助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州政协主席朱建斌按照州委关于州级领导包县市工作安排部署，立即安排政协系统抗震救灾工作。因5月21日晚上地震造成道路堵塞，5月22日清晨，朱建斌带领州政协办公室有关人员，深入云龙县，指导“5·21”地震抗震救灾、诺邓镇永安村森林火灾的处置工作。5月22日凌晨，州政协副主席段玠、张松、沙伟风、陈绍明，分别深入剑川、宾川、弥渡、大理市，了解各地灾情，实地察看重要水利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输水管渠等受灾情况，指导防灾救灾、隐患排查工作。漾濞县政协主席陈定伟第一时间赶往受灾一线察看灾情，连夜指挥群众疏散、转移，并深入受灾群众

家中看望灾民，安抚受灾群众。县政协各副主席分别前往各乡镇详细了解受灾情况、抗震救灾工作情况，排查灾害隐患。

与此同时，在州、县政协号召下，全州各级政协委员发挥优势，积极行动，主动投身抗震救灾工作中。医药卫生界的杨善兰、张若鹏等委员全力参与灾区医疗救治工作；工商联界的折学飞、潘巧云等委员积极捐资捐物，支援灾区……委员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开展道路交通疏导保通，组建志愿者团队，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彰显着委员担当。

针对群众关心地震发生的原因解读，连日坚守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州政协委员、大理州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滔介绍，此次地震发生在维西—乔后断裂，这条断裂与龙蟠—乔后断裂交汇，附近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红河断裂。地震地区附近断裂众多、交汇是此次地震余震丰富的原因之一。对于如何科学应对地震灾害，李滔认为，经安全鉴定的房屋可以入住，人民群众自身也要提高自救互救意识，地震发生时不要恐慌，就近避险，不要听信地震谣言。

## 镜头中的民生



### 『夫妻哨』守山十年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在北京市香山公园西北侧的群山中，有一处山顶上坐落着海淀区四季青镇森林防火尖山1105瞭望塔，海拔760米，从这里近可俯视周边山脉，远可望北京城区。

护林员杨生和他的妻子鹿连桃就驻守在这里，每天瞭望山林，定时报告，防范山火，被当地人称为“夫妻哨”。

森林防火瞭望塔，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能离人。2011年3月，当四季青绿景公司找到刚从河北张北县来京打工的杨生夫妇，想让他们上山当护林员，杨生没有多想，带着妻子上了山，在1107瞭望塔一待就是9年多。2020年10月杨生和鹿连桃来到了1105瞭望塔。

10年来，杨生夫妇以瞭望塔为家，远离人烟，充当着森林防火的“千里眼”。平时，他们的生活用品由上山的护林员捎带上来，或是杨生半月下次山集中买。逢年过节，在城区工作的儿子总是上山来和他们团聚。

驻守山顶，难以打发的是孤独和寂寞。杨生夫妇就养了5只狗作为朝夕相处的“伙伴”，每周镇防火指挥部派人上山巡查的时候就是杨生夫妇最快乐、话最多的时候。

一片山、万棵树，杨生夫妇守护了10年，“只要是身体可以，我还愿意干下去，看好林子守好山，看着这山平平安安的！”这是杨生夫妇的心声。

## 温馨家话

### 回老家“打卡”

赵自力

父母住在乡下老家，每个周末我都要驱车回家看看他们，这已成了一种习惯。

老家距离工作的县城并不太远，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父母年纪慢慢大了，身体也差了一些，两个老人在家里相濡以沫，所以回老家陪陪他们成为一种必须。每个周六的上午，父亲总喜欢在村头坐着，和几个老头下下棋，聊聊天，时不时朝公路上望过去。见我们的车回来了，立马起身就走，整个人非常精神。女儿每次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和父亲击个掌，那是他们之间快乐的表达方式。

母亲则不一样，她把对我们的爱，全藏在各种食物里。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来，又是炒又是炖，用各种美味的食物，慰藉着我们思乡的味蕾。每次回家都是一场味觉上的盛宴，母亲喜欢看我们贪吃的样子，她说那是她最高兴的时候。

父亲喜欢钓鱼，每次回家都要带女儿去河边钓鱼，一钓就是一大碗。天气好的时候，他还陪女儿下河摸鱼，爷孙俩玩得亦乐乎。那些鱼虾，被母亲精心烹饪后端上饭桌，最能吸引女儿的眼球。母亲的拿手好戏是面食，无论是火烧把，还是

油炸把，都能在舌尖上刮起风暴来。父母在我们面前，虽然慢慢苍老，却总在想着法子逗我们开心，吸引着我们回家。我们陪父母做做家务，一起吃饭聊天，他们总是格外欣慰。我深切地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如果哪天没有回家，他们必定非常失落。

家里的土地大部分流转了，父亲把菜园当花园一样侍弄，种的菜自然留给我们。他还承包了一口鱼塘，养了鱼和虾。每次回家钓鱼捞捞虾，非常惬意。母亲在房前屋后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种上了各种好看的花儿。那些花一片片的，次第开放着，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不知何时父母在屋后种了许多果树，从春季的杏子夏初的桃子，再到秋季的柿子、板栗，总是惊喜着我们的眼睛。

村里搞旅游开发后，老家被父母打造成民俗馆，为游客提供食宿等独特的农家体验。扛了一辈子锄头的父母，没想到老了还能当上老板，自然欣喜不已。我们周末除了陪父母外，还帮忙打理民俗馆，可谓两全其美。

就这样，回老家“打卡”，成为周末最幸福的打开方式。



### 年轻人“躺平”，我们读懂了什么？

“躺平”成为流行语，解读这个词和审视年轻人“躺平”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要考虑，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与其责难年轻人，不如问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一直以来给年轻人灌输的成功观有没有问题？年轻人为什么感受不到努力的希望？我们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有没有可以提升的地方？那些无法企及的“车子、房子”等物质是不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躺平青年”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奋斗者在现实土壤中葆有不变的初心与激情。为追梦人护航、为奋斗者助力，撑起的将是这个国家的光明未来。

本报记者 田福良 作